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叙事

叙漢王築壇拜信



韓信傳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至南鄭諸將逃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間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

正宗卷十九

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之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韋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召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疆孰與項王漢王默然

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雖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為人。項王意烏猝嗟，千人

皆廢。晉灼曰：意烏，志怒聲也。師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古曰猝嗟暴猝嗟，孽也。

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

反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元

忍不能予。蘇林曰：刑音刑，角之刑，刑與搏同。手弄角，詎不忍授也。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東，而都彭城，又

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

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王，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

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疆服耳。名雖為霸王，實

失天下心，故曰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

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

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阮

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疆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

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

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

關中民咸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

聽信計師古曰部分部署諸將所擊而署置之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

叙韓信破趙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師古曰音牒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十里餽糧士有饑色師古曰言難繼也餽字與饋同推蘇後襲師不宿飽師古曰燕取薪也蘇取草也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併行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

正宗卷十九

二二

秦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

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師古曰戲願君

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

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

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襲我亦以罷

極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

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之知其不用師古曰間人微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二

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急也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軍中使

發人持一赤幟師古曰幟音蔽依山自覆蔽也師古曰蕭隱於山間使敵不見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如淳曰

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

然陽應曰諾孟康曰無音撫不精明也劉信謂軍吏曰

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

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師古曰走復疾趨也音奏

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

殊死戰不可敗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

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

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

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道走趙將雖斬之弗能

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

叙留侯致四皓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

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

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

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

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

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

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東園公

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所謂商山四皓也

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嬖姆士故

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母愛

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單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

來以為客時從入朝今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人奉太子書單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

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

謂曰凡來者將以為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

正宗卷十九

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

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

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

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曰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

呂后乘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

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

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

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

為上涕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迺

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為太傅良行少傳事漢十二年前上從破布歸疾益甚俞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

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說其出也召戚夫人指視曰師古曰視讀曰示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師古曰迺女也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師古曰若女也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以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矰繳射也其矢為矰歌數闕師古曰曲終為闕戚夫人歔歔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叙周勃戰功

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師古曰音房豫

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音東還軍留及蕭復攻

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震取之擊章邯

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略定魏地攻轅

威東緡以往至栗師古曰音督取之攻鬲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蕪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

父令師古曰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也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師

古曰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

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安侯為

。 正宗卷十九

七 淮。

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音音肥從沛公定魏地攻

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頓陽緡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師古曰賁音奔尸即尸鄉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

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

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

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北擊趙賁

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古曰漆扶風縣擊章平姚卬軍西

定汧師古曰汧亦扶風縣音口肩反還下郡頓陽師古曰郡即岐州郡

音媚北郡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巴軍破之如淳曰章將也攻

上卦師古曰音圭東守峽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

顯還守救倉追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穎陰侯共食鍾離以

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師古曰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廿世不絕食絳八千二

百八十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

前至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

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砮石應劭曰砮音沙孟康曰地名也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師古曰圉者鴈門守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

中守邀丞相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定鴈門郡十七縣

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丞相程縱將

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

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

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也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

名渾都渾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

青胡昆反

欲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

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

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十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疆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撲強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

樊噲戰功

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白水北。師古曰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南流而

過言擊西縣之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熒丞先登丞於白水之北。

擊章平軍好時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

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師古曰

名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師古曰柳中即

細柳地也灌廢丘。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

師古曰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資棗擊破土武程處軍於

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

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

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師古曰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師古曰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

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

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林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

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出廿勿絕食舞陽號為舞陽

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

徙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
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

二十七縣殘東垣臣瓚曰殘謂也遷為左丞相破得荼毋

印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師古曰姓葛破豨別將胡人王

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

豨胡騎橫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

王黃將軍大將一人大僕鮮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

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與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

薊南師古曰抵至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

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

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

將軍十三人二十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叙鄼商戰功

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

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

從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

別將攻旬關師古曰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沛公為漢

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

章邯別將於烏氏拘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

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師古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

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

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郤

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廿廿勿絕食邑涿郡

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

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將軍爲相而居守者

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衛一歲十

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師古

曰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

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

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

。 正宗卷十九

十一 中。

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叙灌嬰戰功

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

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

闘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孟

曰攻戰速疾也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

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

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

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

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二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

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翳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

昌武侯食杜平鄉師古曰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

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

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故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外

黃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迺擇軍中可為騎將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

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

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曰傳音附嬰雖少

然數力戰迺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

正宗卷十九

其

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

後絕其饜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

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左右方擊之馬左亦知之擊

破柘公王武軍燕西師古曰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所

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射故名射士為樓煩連尹一

人蘇林曰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栢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

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

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

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

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革母傷師古曰革音下化反及將吏四

上有六人降下臨淄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贏博師古

駢師古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

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假密師古曰留縣名公留令也卒斬龍且師古

所將之卒也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

生得亞將周蘭師古曰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

嬰別將擊楚將公泉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師古

亦如郡守也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

徐師古曰僅及取慮及徐三縣名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慮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

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

正宗卷十九

郊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於平陽遂降彭

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鄭蕭相師古曰攻苦譙師古

縣也復得亞將與漢士會願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

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項籍至

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

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

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師古曰吳郡長當時為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

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

賜益嬰邑三千戶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

陳取楚王信還剖符出山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

破胡騎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管陽下所將卒斬胡

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又受詔并將兵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砭石師古曰砭音千坐反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

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師古曰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為將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

攻下東垣黥布及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

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

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

王宗卷十九

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戶布已

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

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

縣五十一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叙叔孫通制禮儀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而長樂宮新

成也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儀師古曰欲叙其下儀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法先言儀如此也

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

官設兵張旗志師古曰志與職同傳曰趨師古曰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謂疾行為敬

也殿中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師古曰俠與挾同挾其功兩旁每陛皆數百人

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又官丞相以下

陳東方西鄉師古曰鄉讀曰嚮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

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韋昭曰大行掌賓客之禮今之禮

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師古曰臚音臚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師古曰傳警聲而唱警

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

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

至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

敢謹諱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也拜通為太常

叙李陵與匈奴戰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

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

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

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母令專鄉貳師

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

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

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

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

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

稽可必禽也。師古曰。淡稽山名。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

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

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鈞營之道。張晏曰。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

之師。古曰。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師古曰。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脣

走音奏。築別置。侯望之人。所以自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

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

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具以書

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

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

正宗卷十九

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為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

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

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朔。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

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

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

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

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

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

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

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秦共一

壁也師古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

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

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

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

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

正宗卷十九

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

去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

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

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

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

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

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

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

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

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棄

隅下壘石。隅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下壘音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

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

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

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

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

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

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

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水。期至

燕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

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

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

正宗卷十九

十一 淮。

叙衛青與匈奴戰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

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慕輕

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也。去也。謂漢軍不能輕入而久留也。今大發卒。其執必

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踵接

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

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

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王爵

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

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

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言坐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

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

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

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口欲沒也而大風起沙礫擊

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舒引其兵如

鳥之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

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羸

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

拏亂相持搏也殺傷大當師古曰各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

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

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

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場居之得匈奴積粟

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

司馬子長自叙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蘇林曰禹所鑿

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二

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

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浮沅湘湘水出零陵一水皆

入此穴九疑葬墓在焉師古曰沅水出群

北涉汶泗泗水名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

射鄒嶧師古曰鄒縣名也嶧山名也近曲阜地也於此行鄉射之禮

叙武帝微行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微行常用飲酌

已師古曰酌酒新也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

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侯

曹壽尚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

馳驚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

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

獵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

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驪樂之是後南山下

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

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徵循長楊以東師古曰徵

遮繞也循行視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古曰共後

迺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置宮人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

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長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葭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雩縣也於是

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遣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有師古曰舉計其數而

為簿籍也阿城本秦阿房宮也以其地墜崇廣故俗呼為阿城整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揔計其數也賈讀曰價欲除以

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

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時東方朔在傍進諫云云上迺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叙燕蓋上官之變

霍光與左將軍桀結昏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

正宗卷十九

廿一

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女後宮為使倖

師古曰鄂邑所食邑為蓋侯所尚故云蓋主也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

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

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

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

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

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

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師古曰右上也及父子並為將

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師古曰椒房皇后居也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繇是與光爭權師古曰繇讀曰

由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

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

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

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驪孟康曰都

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檢閱試習武備也太官先置師古曰供食飲之具又引蘇武前

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適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

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師古曰楊敞也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

日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

入宿衛祭姦臣變候伺光出冰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

事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正宗卷十九

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

彫畫之室也師古曰彫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

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

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亭名也屬耳近耳也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

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帝欲反不由一校尉是時帝年十四

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

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

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師古曰屬委也

欲_{音之}取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
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
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王皆自殺

叙霍光廢昌邑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靈王胥在羣
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
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
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
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雖廢
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
書視丞相敞等師古曰視讀曰
示敞即揚敞也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

正宗卷十九

十三

進

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
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
子也旣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憊師古曰憊音獨以問所
瀕又音閤字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
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
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
稱其中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
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
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
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

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拔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今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劔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過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

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適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自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適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襪，

曰以珠飾襪也。晉灼曰：賈珠以為襪。形若今革襪矣。師古曰：晉論是也。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戰謂執戟。

以衛陛下也。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

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敞古曰。敞也。大司馬大

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張孺子。度遼將軍臣明友。

師古曰。前將軍臣增。韓增曰。後將軍臣充國。趙充國。御

史大夫臣誼。師古曰。宜春侯臣譚。王訢字當塗侯臣聖。

師古曰。隨桃侯臣昌樂。蒼梧王趙光。子杜侯臣屠耆堂。

姓魏也。故胡人太僕臣延年。師古曰。杜延年。太常臣昌。侯蘇昌。蒲大司

農臣延年。師古曰。田延年。宗正臣德。劉向父。少府臣樂成。師古

也。史廷尉臣光。李光也。執金吾臣延壽。李延壽。大鴻臚臣

賢。師古曰。左馮翊臣廣明。田廣明。右扶風臣德。師古曰。周德。

正宗卷十九

長信少府臣嘉。師古曰。典屬國臣武。師古曰。京輔都尉

臣廣漢。師古曰。趙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師古曰。諸吏文學光

祿大夫臣遷。師古曰。王遷。臣疇。師古曰。臣吉。師古曰。臣賜。臣

筮。臣勝。臣梁。臣長幸。師古曰。並。臣夏侯勝。李奇曰。同官

別。大中大夫臣德。師古曰。知姓。臣卬。師古曰。趙昧。死言皇太

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求保宗廟。總壹海

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

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道

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

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天行別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

內教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使中御府令

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

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

如淳曰下謂極之入冢葬還不居於位便處前殿也擊鍾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

輦道牟首臣瓚曰牟首池名也在上林苑中方在哀經而輦游於池言無衣戚也師古曰召泰壹樂

人內之於輦道牟首而鼓吹歌舞也牟首瓚說是也鼓吹歌舞采奏衆樂發長安

厨三太牢具祠閣室中如淳曰黃圖北出中門有長安厨故謂之厨城門閣室閣道之

有室者不知禱何淫祀也祀已與從官飲噉駕法駕皮軒轅旗驅馳

北宮桂宮弄璣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

乘之故號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

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

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師古曰責王也悖乖也王離席伏尚書

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

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終免放為良人者變易節上黃旌以

赤發御府金錢刀劔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

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

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師古曰趣讀

促開由也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

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

未舉為爾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

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受璽以來二十

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二百二十

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

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詎亂

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

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晉灼曰雋姓名也下有臣虞奉

正宗卷十九 七十一

舍故以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

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

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

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

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

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

御史大夫臣詎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

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光

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

上皇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君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意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臣寧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叙霍氏禍敗之由

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音汝令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

正宗卷十九

廿八 一准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

師古曰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

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

書。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

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

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

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

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道。不獄。吏簿問急。顯

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與不決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師古曰署者題其奏後也光薨後

語稍涉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師占曰未知其虛實迺徙光女壻

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次壻諸

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

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

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

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

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又持但也

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

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

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

正宗卷十九

廿九

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

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

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師古曰外反任許史奪我印

綬令人不省死師古曰不自省有過耳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

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中廷尉李种王

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

軍意下獄死史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

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服虔曰視丞相亡如也

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

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

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然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寡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宜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次恐危宗廟火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

正宗卷十九

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師古曰曉語平曰焚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然惡端竟窮竟其事也

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

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

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

禮師古曰光諸女自以於上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

讓師古曰恧以此事責之也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

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

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鴉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

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

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

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

菟畫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文穎曰宣帝外祖母

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

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

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山又坐為祕書顯為上書獻

城西第八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師古曰不許之會事發覺

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

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

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

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

揚其目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
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
欲誅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服其辜朕甚悼之
諸為霍氏所誅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
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
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
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闈卒不得遂其謀
皆讎有功晉灼曰讎等也師古曰言其功相等類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
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

叙陳湯等誅郅支

正宗卷十九

廿二 申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
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
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
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傷
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傷小國名在匈奴北兼三國而都
之紀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
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
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
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醜所在絕遠
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其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辱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祥，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以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師古曰：毆，與駟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弋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汝爲此言以

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嬖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

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

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

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為康居書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

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師服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

矣師服曰山離烏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万里

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

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

鄯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

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

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

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

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

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張晏

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時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

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

烏孫涉康居界至閼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數千騎

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

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

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閼貴人伊奴毒入康居

東界令軍不得為寇師古曰抄掠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

曰問謂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

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年以為導

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

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二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

正宗卷十九

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

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

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

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

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

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

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

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敷敷布也望見單

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登之備守也又

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

其相接次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師古曰更互也

形若魚鱗音工反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

更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

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斬塞門戶

楯為前戟弩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讀曰仰樓上人

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

發新燒木城夜數有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

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立皆

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

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

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

下騎傳戰大肉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肉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

而入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上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火

故反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

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更士喜大

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

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肉漢兵縱火更士

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軼斬單于首得漢使節

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拜得者師古曰拜予也各以與所

得人界必寐反九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

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

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鬪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

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

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

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

民犬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

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

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

必誅

叙漢家廟祀之數

正宗卷十九

廿七

臣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

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

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

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

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

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

者宣帝之父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

即史皇孫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

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殿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路

側之別殿耳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

秋驅婁又辨築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酬祭用九太
牢十月宜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
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間加一祀此十一使殿歲四祠又
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主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衛思后矣太子矣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
所一歲祠上食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
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
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
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
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
議罷郡國廟

正宗卷十九

卅八

叙元帝京房問對

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
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
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
不覺寤而更求賢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
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
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

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
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
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雷春涸
秋榮墮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
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
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菴
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為亂者
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
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

正宗卷十九

廿九

叙西南夷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
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
大師古曰今之滇音顯此皆椎結師古曰結讀曰髻耕田有邑
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
邛名為嶺昆明師古曰嶺即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其
郡師古曰嶺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
音隨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
萬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苻都最大師古曰徙及苻都

縣屬蜀郡作都後為沱恭
郡徙音斯作音村各反

自作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

馱最大師古曰今雙州開州首領多
姓冉者本皆冉姓也其俗或土著或移

徙在蜀之西自馱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氏

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叙武帝通西南夷

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

威使番禺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枸醬音灼曰
音矩

師古曰子形如桑
椹耳食讀曰飲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
曰道

由也
北而來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普
安反禺音隅蒙歸至

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

正宗卷十九

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

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

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

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萬浮船牂柯出其不意此制粵奇也誠以漢之疆巴

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為郎中

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
及衣重也從巴柞關入遂見

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
同侯名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

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
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

自棘道指梓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
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
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
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
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
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
因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師古曰今自
保守且脩成
縣其郡及元符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
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可數

正宗卷十九

四十一 齊

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
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
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
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間
隙而出也指求身毒國
至滇滇王嘗羞迺留爲求道師古曰當
羗滇王名四歲餘皆閉昆
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師古曰
與猶如及夜郎
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
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
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勞國虜其老弱師古
曰恐
發兵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乃與其衆反殺使者
來疑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及犍為太守漢西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

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

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及者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柞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更以邛都

為粵嶲郡柞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

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

入朝師古曰諫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師古曰杖猶倚也相倚倚莫為授而不聽滇王入朝也勞莫

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

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南夷

滇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

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邑也最寵焉

叙武帝討南粵

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

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

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

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

討閩粵兵未諭領閩粵子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
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西興兵誅
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
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
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王言事天子
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不
可被誘怵以好語
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
文王嬰齊嗣立即臧其先武帝文帝壘嬰齊在長安時
取邳鄆膠氏女生子與及即位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

正宗卷十九

四十三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
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因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
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與嗣立其母為太后
太后自末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
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
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
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
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
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

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

齎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

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音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其居國中其重粵人

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主王之上書數諫止王

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執未

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

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

酒行太后謂嘉曰南粵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

正宗卷十九

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

是師古曰異於常也即趨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師古曰縱謂刺之也音

憲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

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

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

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

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辭不可

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粵

又有王應獨相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

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轕將二千人往入粵
境曰嘉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
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
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
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玉盡
殺漢使者遣人生豆倉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
嬰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
後嬰首開道給食師古曰繹令深未至番禺四百里嬰
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為
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

正宗卷十九

四十五 一重

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膠轕其姊為王
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龍亢侯乃赦天下曰天子
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
如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
義今曰嘉建德等及自亡嬰如令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
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
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
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舩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
來歸義而漢
封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
卒先陷尋陔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粵

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
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
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
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名日莫不知其兵
多少師古曰莫
曰暮也伏波廼爲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
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日城中
皆降伏波曰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入海伏波
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
爲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粵
王曰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

三宗卷十九

四十六

爲安道侯粵將畢取以軍降爲滕侯粵桂林監居翁諭
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爲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
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
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

